

西方畅销小说精品系列

总统的情妇

[美] 帕特里克·安得逊 著
苏文 王立勤 戚少功 译



西方畅销小说精品系列

总统的情妇

[美]帕特里克·安得逊 著
苏文 王立勤 戚少功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I 712.4
1031

31020

② X

W3

鄂新登字05号

Патрик Андерсон
ЛЮБОВНИЦА ПРЕЗИДЕНТА

根据《Огонек》1987г. №14—27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авда》转译

总统的情妇

〔美〕帕特里克·安得逊 著
苏文 王立勤 戚少功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黄冈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0 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54—11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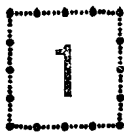
I 961 定价：8.60元

内 容 提 要

美丽、可爱的姑娘唐娜在华盛顿的一所住房里被人杀害了。曾与唐娜有过一段恋情并一直爱着她的律师本·诺顿决心协助警察局侦破此案。

唐娜被害时住的房屋的主人是谁？她怀的孩子是谁的？为什么房屋的主人先谎称孩子是他的，但当他决定告诉诺顿实情的时候却被人杀了？为什么当老参议员诺兰告诉诺顿说唐娜和总统来过卡梅尔后也被人杀害？里德尔秘密保存的那盒磁带是什么内容？诺顿历尽艰辛、屡经周折，终于查明真相并拿到了磁带。

小说悬念迭起，险象环生。故事生动曲折，引人入胜。



“现在就给工作！现在就给工作！现在就给工作！”

一大群男男女女拥挤在拉斐特广场上大喊大叫，呼声越过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传到白宫楼上的窗口，这时美国总统正独自一人站在窗前。

“现在……现在就给他们工作。现在就给他们和平。现在就给他们自由。这些要求叫嚷了多少年了！可他们就是不懂，美国政府只要有时间几乎无所不能，可现在几乎什么也办不到。现在我就连马路也不能过。”查尔斯·惠特莫尔总统气愤地自思自想。

他叹了口气，戴上了眼镜，在公众面前他从来不戴眼镜，为的是显示自己那副略带粗野的外表。现在他戴上眼镜，开始观察，他要看清人群的面孔，看出他们的情绪，从而肯定自己允许在拉斐特广场举行示威的做法是正确的。特工人员曾建议把示威群众阻挡在白宫附近的几个街区之外，可是惠

特莫尔相信自己的政治嗅觉，对他们开放了拉斐特广场，而且发表了几个友好的声明，他希望用这种方法防止可能发生的骚乱。但是群众的行动是无法预测的。想当初惠特莫尔不止一次鼓动过群众，他知道群众和女人一样，其热情会突然爆发而不可逆料。

象女人一样，他默默地把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对自己的俏皮话不禁发出了几声苦笑。在四月份这美好的一天，有两个问题令他不安。在拉斐特广场上要工作的那群人倒不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在天黑以后就会四散回家，不管他们是安安静静的，还是不那么安静，无论如何很快就要散了。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一个女人，惠特莫尔担心，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他又叹了口气，摘下眼镜，从窗前转过了身子。

埃德·墨菲的桌子上的铃声响了——这表示总统走过了他的办公室。墨菲把电话一挂，急步走出办公室，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前赶上了惠特莫尔。

“来吧，埃德。”惠特莫尔请他进去。

两人各自在老地方落了座。惠特莫尔坐在一张制作粗糙的大桌子后面，它是维多利亚女皇送给海斯总统的礼物。埃德·墨菲坐在一把普通的黑扶手椅上，它靠近大桌子旁边。

椭圆形办公室很少显得象现在这么堂皇。惠特莫尔刚刚就职，他的夫人就把装修办公室的事情掌管起来，而她具有少见的审美情趣。如今这间屋子里明亮的反射光从洁白的天花板上流泻下来，落到浅黄色地毯上和熠熠生辉的家具上，家具有金色的、绿色的、还有玫瑰黄色的。华盛顿的画像还

象从前那样挂在壁炉上方，但总统夫人克莱尔·惠特莫尔把前任总统留下来的那副俗气的金色的帷幔换成了雅致的绿色。除此之外她还摆上一个赫普尔怀特式的橱柜；一张1810年左右在马萨诸塞州赛勒姆制造的绿呢牌桌；还有一架同样老式而雅致的立钟。惠特莫尔夫人的复古之举博得所有历史学家的赞赏，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一再要求现任总统为房间的布置添加些个人的色彩，他只好吩咐在屋里摆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的半身像。不过，说老实话，查尔斯·惠特莫尔就是在白宫的小阁楼里也会高高兴兴地干好自己的事情。他不注意环境。在他的眼里只有人和事。

“马路那一边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本来会更糟糕。”墨菲回答。在他口里这就算是好消息了。“舆论不坏。他们说就业法草案是您的功劳。”

“在那里的是些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多数是工人，百分之二十是黑人。有些人带着老婆、孩子，还准备了盒饭。和往常一样，少不了有些凑热闹的和精神病患者。”

“会闹事吗？”

“那可保不住。群众里有股潜在的不满情绪。有谣言，也有牢骚。有人说，您要动用军队。”

惠特莫尔直眨巴眼睛。

“见鬼。埃德，我可是一切都做到了，就差没请他们吃饭。他们还要怎么样？”他坐在椅子上把身子一挺，扬起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见鬼，不如到那边去和他们谈谈。”

“这可是一点门儿都没有，”墨菲说道，“那里都是精神病

人，这种人有一个就足够了。”

惠特莫尔气恼地用拳头砸了一下手掌心。他俩就这个问题争论过多次，而每次都是这样告终。美国到处是精神病患者，没有一位总统能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两个人半晌都不说话。善于沉默是墨菲获得成功的唯一诀窍。所有别的人都想方设法说服总统干这干那，而墨菲却静待总统来求教于他。

“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惠特莫尔终于开了口。

墨菲轻轻皱了一下眉头：

“唐娜？”

“是的。”

“你们需要见面？”

“她认为需要。”

“您又怎么认为呢？”

“这怕很不好办。窗外正在示威，而克莱尔说了，她拒绝前去讲话。”

“那您就明天或后天再和唐娜见面吧。”

“可她说再不想多等。”惠特莫尔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起了步子，他举止灵活，但满脸怒气，活象一头刚刚被赶进笼子的老虎。“你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人吗？”他咄咄逼人地问道，“我是个被关在这所倒霉的房子里的犯人。”

“您这是自愿的。”

“我是自愿的。怎么着，我就不是人了？难道我就什么权利都没有了？”

埃德·墨菲默然不答。其实答案他俩心里都清楚。

惠特莫尔已经不是人，他在敌人和朋友的眼里是神。他

能够把地球毁掉或是把人送往别的星球。但是他和古代神话里那些在风流韵事中享有更大自由的神不同，就是不能与那个年轻女子相会，因为她和他没有婚姻关系。

惠特莫尔停下步子，靠在书桌边。

“我曾想过和她结婚。这事我没跟你说过吗？”

埃德·墨菲望着自己的老板不说话。

“有时我想——去他妈的！总统这个职务也不等于一切。也许干四年比干八年还更好呢。不等战败就下台。第一届任满的时候我不过56岁。随便在什么地方买下一个农场。我和唐娜会有一个孩子。那时我就能过上遂心的日子了。”

“您就会感到不幸，”埃德·墨菲说道，“您就会被农场的活儿套住，而这间办公室就会被某个混蛋占了去，一个月以后您就会分文不值。”

“好啦，好啦，就算我会感到不幸，”惠特莫尔表示同意，“可是还有另一个法子呢。我能够和她结婚而且做到连选连任下一届总统。”

“除非母牛能飞上天。”埃德·墨菲说道。

“这有可能。”惠特莫尔固执己见。

“决不可能。”墨菲坚决反驳，“要么是唐娜，要么是总统的位子。”

惠特莫尔狠狠瞪了自己的助手一眼。

“见鬼，难道你永远正确？”

“我尽力做到这一点。”墨菲面无笑容地答道，随后站起身来，“我去看看，马路对过我们那些朋友怎么样了。”

“好极了，埃德，去吧，谢谢你。”

惠特莫尔望着这个矮胖的爱尔兰人朝门口走去的背影。

埃德·墨菲是个不得意的记者，十多年以前成了惠特莫尔的搭档。说来奇怪，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惠特莫尔对他几乎完全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的动机，追求，政治观点——如果他有政治观点的话。他只知道，埃德·墨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女秘书打过来电话，他拿起话筒。

“先生，惠特莫尔夫人想要见您。”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这一天糟透了。克莱尔也未必能把它变得好一点。

“请她五分钟后到这里来。”

总统站起来，望了望窗外的玫瑰园，然后又站起来，走向面向拉斐特广场的窗口。示威群众仍在要求工作，许多人逼近警察的封锁线，警察不许人横过宾夕法尼亚街，到白宫前面的人行道上来。惠特莫尔心想，人们之所以要到这里游行，是受到一个民间神话的驱使，那神话说天上的彩虹落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他们的一切问题在这白色的府邸内都会得到解决。查尔斯·惠特莫尔知道，他自己也曾一直相信这一点。现在他到了这个地方，因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可怜的人们，”他想到，“你们进不来，而我出不去。”

本·诺顿在他那所距白宫十个街区的乔治敦住宅里刚刚起床。他喝了咖啡，吃了一盘大麦粥，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淋浴，然后穿上宽肥的裤子和运动式上装，走上了傍晚的M街头。他一想到自己又回到了家中，立即感到陶醉，在街角足足站了几分钟。一个讨人喜欢的陌生女郎向他抛来一个微笑，他也以微笑回报，然后沿着M街开始漫步，走过许多酒

吧和时兴的小商店，碰到一些大学生、黑人、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旅游者和官员、老太太和外交官、女秘书、记者和形形色色的小偷，最后挤过一个窄门，进入内森的酒吧。

“啊，诺顿先生，您回来啦。”皮特在柜台里面向他打招呼。这个红胡子小青年在法学院已经念了好几年书了，靠着在酒吧打工和贩卖毒品维持生活。“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今天一大早，”诺顿回答，“睡了整天，本想到事务所去，后来改变了主意，于是就来到这里。给我来点润喉咙的怎么样？”

皮特笑着给他倒了啤酒。

“您好长时间没露面。上哪去了？伦敦？”

“巴黎。”

“那里的生活怎么样？”

诺顿身材高大，一看便知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他稍稍想了想，说道：

“皮特，你问巴黎的生活怎么样？说起吃的喝的，这座城市首屈一指，算得上第一，至于女人大概只能数第三，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自来水和暖气可就太差劲了。一般说来，那地方不错，可我更喜欢华盛顿。”

“听我说，您不是惠特莫尔的助手吗？现在您会成为白宫的大人物吧？”

“不，朋友。我干的是自由职业，而且我喜欢干这个。”

“是吗？”皮特的口气好象不大相信，“前两天这儿有个家伙打听您。他问哪些人是您的朋友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断定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正在了解您的情况，准备委以重任。”

“他什么样儿？”

“总之有点怪，穿得挺阔气，可眼神有点疯疯癫癫的。等他走了以后我想，这家伙真不象是联邦调查局的，太怪了。”

“他们都被训练成那个样子。”诺顿评论道，“你对他说了什么呢？”

“哦，说您是大毒品贩子，妓院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好小子，”诺顿说道，“就凭这份鉴定国务卿的职位算有把握了。”

皮特象吸毒者那样难看地一笑，走开去照应其他顾客了。诺顿心想，没准白宫真的在提出任命以前正对他进行考查。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耸耸肩膀，随手拿起别人丢在柜台上的华盛顿《明星》报。头一版上有篇《失业工人举行集会》的报道，还有一篇长文：《惠特莫尔的一百天》，文中说新总统上任三个月以来表现出自己是派系斗争的反对者。诺顿对此不感到惊奇。他在参议院和惠特莫尔合作三年，十分赞赏自己这位过去老板的政治才能。实际上他又痛恨这个狗崽子，不过这纯属私人感情。

诺顿放下报纸，感到归来的高兴劲正在消失。酒吧间一个熟人没有，在这里跳舞提不起兴致来，看来这个晚上要一个人度过了。他挨个儿琢磨能给哪些姑娘打电话，最后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想给她们打电话。于是慢慢地喝开了啤酒，而且很快就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唐娜，尽管曾经发誓再不想她。

克莱尔走进丈夫的办公室，他没有站起来，她也没有坐下。他们已经不需要这套礼节了。有时惠特莫尔感到奇怪，

他怎么偏偏娶了这个女人，世界上只有她一个能完全顶得住他那远近闻名的魅力而不为所动。

“你还不准备出发？”惠特莫尔问。

“我不去了，查尔斯。”

“噢，天哪，克莱尔，”他疲倦地说，“我们正努力平息这场示威。这是一件平常的事。你如果取消自己的讲话，那就显得我们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克莱尔身材高大，相貌丑陋，这样的面孔在一种场合被尊称为贵相；在另一种场合则被直呼为马脸。社交界的新闻编辑们说她“身材匀称”，“相貌庄严”。丈夫则认为她卑鄙龌龊，寸步不让。不过他很少承认，她之所以卑鄙龌龊，责任主要在他。

“查尔斯，当上千人堵在门口的时候，我是不能走的，他们会以为我这是逃跑。”

惠特莫尔突然想到，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叫他查尔斯。唐娜叫他查克。别的人都一律称他总统先生，至少当面这么称呼。他决心作一次最后的尝试。

“克莱尔，”他开始柔声说道，“我请求你，请你前去讲话。这样有好处，会减轻由于示威造成的影响。你的讲话里还可以加上一段，说你对失去工作的人十分关心。这样你会给人一个好印象。”

她觉得自己就要顺从他，觉得自己就象三十年前那样正被他迷惑，当时他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学院最富有的大学生。他说话很令人信服——甚至就象现在，当她连一个字也不信的时候。他其实并不需要她去讲话，他更从来不想把她打扮成个慈悲心肠的女人。端详着他那高傲、聪明、莫测高深的面孔，

她不禁微微一笑。她觉得他无所不能，真正的无所不能。

“今天晚上我的安排是很明确的，查尔斯，”她说道，“咱们谈谈你的安排好不好？”

“谈谈我的安排？”他回答道，“我的安排是顶住这场示威，然后也许和经济专家们会见，这使你满意吗？”

“查尔斯，”她硬邦邦地说道，“我有消息，说华盛顿现在有一位年轻的女士……”

“见鬼！克莱尔！”

“这位女士本来仿佛是永远离开了华盛顿……”

“难道你真地以为……”

“如果你和她见面；如果你和她说话；如果你当着我的面哪怕只说出她的名字来……”

惠特莫尔咕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他想用这副男子汉的派头在失败中保全点面子。

“我收拾东西就走！”

惠特莫尔往椅背上一靠，两眼盯着天花板，然后吐出三个烟圈。他觉得，仿佛“现在就给工作”的呐喊打破了寂静，不过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幻觉，因为办公室是隔音的。但可惜隔不住自己的夫人。

“别吓唬我，克莱尔。”他从容说道，又拿出了自己喜爱的轮船上骗子的本色。

“这不是吓唬，这是真的。”

“这么走太蠢了，你为来到这里可是吃了不少苦的。”

“也许到这里来就非常蠢。问题是我只要一走，我的日子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好起来，而你的日子就会大大地难过，因为对你来说，生活就是政治，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你要想想这个问题，查尔斯，这样你也许会对今天晚上作出一个更理智的安排。”

她微微一笑，走出去了。惠特莫尔坐在桌前，抽完一支烟，琢磨下一步怎么办。克莱尔掐住了他的咽喉——这一点他俩都很清楚。她只要一走并且提出离婚诉讼，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毁了，而他一点也不怀疑，她会这么干。但是他微微一笑，开始品味这个挑战的滋味。他想，可以找到一条出路，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象他一向能够做到的那样。他想，主要的问题不是克莱尔，她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主要的问题是正在等机会说话的唐娜。任何时候都要让人把话讲出来，不管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惠特莫尔吐出最后一个整齐的烟圈，对正在发生的种种蠢事冷然一笑，伸手拿起话筒。

“本，老滑头，什么时候回来的？”

诺顿一回头，看见是费尔·罗斯，这位记者曾在乔治敦住过几年，是他的老邻居。

“今天刚到。”他回答，“来喝一杯吗？”

“好的，只是得快点。”记者回答，要了一杯掺伏特加的马蒂尼酒。这位费尔·罗斯年过四十，身材高瘦，有点神经质。诺顿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新闻编辑，可是在主编一个栏目以后，人就变得阴沉了。

“本，你不是一直在怀特·斯通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吗？”罗斯问道，“到巴黎去是不是为了一件国际性的案子？”

“是的。”诺顿说，“案子挺不简单，牵涉到五国政府和七家石油公司，事关超级油轮和深水港口。费尔，你简直不会相信，和那些魔鬼一样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多么困难。”

记者心不在焉地连连点头，但是诺顿发现他的眼神变得无精打采。他想起来已经回到了华盛顿，在巴黎以及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事都与这里的人没有关系，只有白宫、国会、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是例外。他决定改变话题：

“谈谈惠特莫尔的情况吧，费尔。”他说道，“我离开这里快一年了。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走红。如今竟当了总统了。这个角色他演得怎么样？”

记者两眼盯着酒杯，仿佛它是一个魔水晶球，里头藏着宇宙之谜。

“不好回答呀，本。”他终于开口，“我完全相信，惠特莫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人。这个国家需要有人领导，而他确是有本事，这没说的。他本来可以闹个开门红。”

“什么事妨碍他这么干呢？”

“人的因素，”罗斯微微带点嘲笑地回答，“骄傲，难以接近。我经常听到他的乖戾行动。不久以前他无缘无故就冲着国会多数党领袖大喊大叫。现在有一种传闻，说他爱喝酒而且对下属很不象话。”

说也奇怪，诺顿竟想为自己过去的老板辩护一番：

“他的担子很重，费尔。爱发脾气对他来说等于一个安全阀门。”

“这么说，他打人也是可以的了？”

“他把谁打了？”

“我说的话你可别记着，咱们俩知道就够了。可是，本，我心里很不安。当初我曾帮助这个人竞选，如今我后悔了。有时我觉得，他已经权欲熏心。”

诺顿漫不经心地地点了点头。刚听了十分钟的政治谣言，

他就又来劲了，想重新角逐一番。这是他的本性。他觉得自己活象一个把鼻子紧贴在糖果店橱窗上的小男孩。

“我该走了，”记者说道，“让我们想办法一块儿吃一顿。给我打电话。”他朝门口走去，又转过身来，“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前两天我见到你的一个女朋友。”

“哪一个。”诺顿问道，故作漫不经心。

“她在国会山上，在惠特莫尔的新闻中心工作。一个小姑娘，长着一对非常美的灰眼睛。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唐娜·亨德里克斯？”

“对，对。我原以为，她离开了华盛顿。”

“我原来也那么想。”诺顿说，“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她？”

“离这里几个街区。当时我在法兰西商场附近横过威斯康星大街，一辆开过来的高级轿车几乎把我撞倒，我朝后座玻璃窗里一望，看见她蜷伏在后座上，就象个小娃娃。你知道，跟她一起坐在车里的是谁？”

诺顿漫不经心地望着他。

“您的老朋友，埃德·墨菲。”

诺顿双手紧握啤酒杯。

“你没看错吧？”

记者笑了笑。

“难道你会把他或她当成别的什么人？”

“说得对。”诺顿喃喃地说，记者朝他招招手，走了。诺顿两眼望着啤酒杯，心中一片惆怅。

电话铃一响，唐娜立刻来接。

“是我，”惠特莫尔说道，“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今儿个这